

孙村的路

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吴重庆 著

中国乡村：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系列 黄宗智 主编

014056958

K295.7
06

孙村的路

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吴重庆 著

中国乡村·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系列 黄宗智 主编



北航

C1742035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 吴重庆著.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118-6439-0

I. ①孙… II. ①吴… III. ①村史—莆田市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3846 号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吴重庆 著

责任编辑 高山
装帧设计 马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印张 15.75 字数 212 千
印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6439-0

定价:3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献给父亲(1921~2012)
一位刚毅的孙村末代乡绅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总序

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科学近年来多偏重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建构,而本系列丛书所强调的则是实践中的经济、法律、社会与历史以及由此呈现的理论逻辑。本丛书所收入的理论作品不是由理论出发去裁剪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去建构理论;所收入的经验研究则是那些具有重要理论含义的著作。

我们拟在如下三个子系列内收入精选后的重要作品,将同时推出中文版和英文版;如果相关作品已有英文版或中文版,则将其翻译出版。三个子系列分别是实践法史与法理、实践经济史与经济学、以及中国乡村: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

现今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由某一特定的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一项由该理论视角所生发出的研究问题,目标则是要去证明(有时候是否证)所设定的“假说”。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是被明确说明的,也可以是未经明言的,但总是带有一系列不言而喻的预设,甚或是无意识的预设。

因为当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发端于西方,这种认识论的进路经常伴随着西方的经验(诸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形式主义法律等)以及其理论抽象乃是普适真理的信仰。而在适用于发展中的非西方世界时,社会

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变成一种探索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不足的工作,经常隐含或者公开倡导着在西方“模式”道路上的发展。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内,它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它们是当前最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而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则是最明显与主流西方理论不相符的经验实际。

我们的“实践社会科学”书系倡导把上述的认知过程颠倒过来,不是从源自西方的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理论假说出发,而是从研究对象国家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而后进入理论建构。近代以来,面对着西方在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学理上的扩张,非西方国家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充满冲突性斗争的历史情境内——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本土的与引进的、东方的与西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若从西方理论的视野去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几乎必然是悖论式的。

我们从实践出发,是因为不同于理论,实践是生成于研究对象国家自身的历史、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情境、视域和话语内的。而且由实践(而非理论)出发所发现的问题,更有可能是所研究国家自身的内生要求,而不是源自西方理论/认知所关切的问题。

实践所展示的首先是悖论现象的共存——那些看来自相矛盾且相互排斥的二元现实,但却既真实又真切地共存着,例如:没有(社会)发展的(全球化的)商业化、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或者没有相应的司法实践的西化形式主义法律。它挑战着那些在它们之间预设因果关系的主流西方理论的有效性,因此呼吁着新理论的构建。此外,理论往往由源自西方的形式演绎逻辑所主导,坚持逻辑上的前后一贯,而实践则不同于理论,惯常地容纳着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现象。从实践出发的认知要求的是,根据实践自身逻辑的概念化来建构理论——比如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

从实践出发的视野要求将历史过程作为出发点,要求由此出发的理论建构。但是,这样的实践和理论关怀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拒斥或盲目无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要与现有理论进行自觉的对话,同时自觉地借鉴和推进西方内部多样的非主流理论传统。此类研究还可以表明在实际层面上,在西方主流的形式主义理论以外,有必要结合西方主流以外的理论传统去理解西方自身的经验——例如,结合法律实用主义(以及马克

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和主流的“古典正统”法学传统,去理解美国法律实践的过去和现在,或者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实体主义和主流的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去理解西方的实践经济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去揭示这些存在于实践中的结合的运转理论逻辑,在这些看起来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之间,去寻找超越“非此即彼”之逻辑的道路。

我们的丛书拟收入在实践法史与法理、实践经济史与经济学、和中国乡村的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领域内的此类著作,也包括讨论中国创新的著作,这些创新已经发生在实践内,但却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关注和表述。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一系列具有比主流形式主义研究更适合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观念的著作。

黄宗智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主编

前言：大道朝天，小径依然

孙村位于福建莆田境内，是一个临海的偏僻小村，传统上主要以农业维持生计。由于地少人多，加上水资源严重不足，兼业谋生也是孙村的另一传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限制农民“离土离乡”政策的放松，孙村一带的人们更是大规模踏上了外出谋生的道路。他们“离土”，但并不选择“进厂打工”，而是整合乡土社会的传统资源，形成了今日蔚为壮观的遍布全国城镇的金银首饰业店；他们“离乡”，但并不选择落户城市，而是穿梭于城乡之间，依然以乡村社会为中心，呈现出当代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本书取“孙村的路”之名，意欲表达如下几层含义：

1. 轨迹 (Route)

“革命”的发生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变革”时代的来临，固然使孙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大是大非的争执，回到一个偏僻小村的社会场域，便可发现“革命”对乡村生活带来的转折性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对土地及其他社会资源都极为匮乏的、从古至今都一直挣扎于温饱线上的孙村人来说，任何一场革命或者变革都不可能直接带给他们额外丰厚的赐予。在此意义上，革命或者变革毋宁是孙村人的外在事件。从作为

本书附录的“革命前及革命时期的孙村”的实际情况看，孙村人为了应付窘迫的生计，远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就普遍悄悄开始了“分田到户”（革命时期）以及“离土离乡”的兼业谋生。

所以，勾勒孙村的真实“轨迹”，与其专注于描绘时代的“大转折”，不如退而探寻其隐藏于乡土社会深处的“秘径”。

2. 小径(Path)

革命风潮的涌来与退去，一方面并没有彻底瓦解乡村社会如毛细血管般发达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另一方面依赖本土资源安排生计的村民，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仍然因时就势，重新编织各式细微的社会网络。村民如匍匐乡土的蚂蚁（所谓“蚁民”），一旦旧道受阻，必定东奔西走，左冲右突，并携老带幼，寻找新途，觅食筑巢。

从时代大道折入乡间小径，放低身段，平视乡土，展现“蚁民”护卫或编织底层社会网络的困顿与智慧，这也是本书的基本取向。就此而言，作者无意于将孙村的日常生活描述为一部新时期的汉人社区“民族志”。

本书将主要笔墨花在对孙村人初级社会关系（如地缘及姻亲关系）及民间宗教生活的描述与分析上，企图呈现孙村人虽位居主流社会边缘，但其心理及精神世界的层次性却远较主流社会丰富。这样的努力并不是为了认同“民粹”的立场，而是为了阐明作为支撑今天孙村“空心化”反向运动的“母体”的“小生境”（Microenvironments）的社会与文化，也可以说是为了揭示孙村“空心化”反向运动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一条打通“过去”与“现在”的幽暗秘径。

3. 道路(Road)

这是实在的道路。

孙村本为穷乡僻壤，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有限，所以，哪怕是一项多么细小的乡村公益工程，都需要“民间权威”极尽动员整合之力。在不同时期，孙村修过数条规模不等的村道。由于时势不同，“民间权威”作为动员本土社会文化资源、倚借神明及国家权力符号的策略，也有不同的因应与调整。在动员、协调、博弈的过程中，“民间权威”与村人、神明、基层政府的互动，生动地叠现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

把“筑路”作为本书的一个独立章节，是为了以个案说明在孙村这一

“小生境”中，其本土社会文化资源的特色乃至活力涌现，都与村民日常的民间宗教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可从中窥视今天出现于孙村的“空心化”反向运动的端倪。

4. 趋向 (Approach)

“趋向”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入口，也并没有预设的目标。孙村的“空心化”反向运动当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基于本土社会文化资源演化的结果。

在中国中部农村的“空心化”现象愈演愈烈之际，以孙村为中心的大约半径 5 公里的区域，却在没有地方政府支持和外部资本介入的情况下，近 20 年来渐渐聚集起金银首饰业的各类生产要素，成为可以辐射全国的金银首饰业中心。其奥秘在于，孙村的本土社会网络恰当地支持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本创业，从而使得本土社会网络的功能得以充分放大。而民间宗教活动又不断地提升社区的共同体意识，也为“离土离乡”的村人提供社区认同和维系、扩张其本土社会网络的途径。在此，“离土离乡”的经济活动并没有成为离析本土社会文化资源的毒剂，相反，二者之间一直处于相互激发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动态的过程，构成孙村的“空心化”反向运动的趋向。

大道朝天，小径依然。

循此乡间小径，也许可以走出一方新天地。

目 录

前言：大道朝天，小径依然/ 001

第一章 通婚圈·姻亲网/ 001

一、通婚圈：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 001

（一）孙村的乡土社会空间/ 001

（二）通婚情况及其对“常识”的修正/ 008

（三）婚姻的路为什么越走越近/ 012

二、姻亲网：婚姻及姻亲关系的“例”行与

“例”变/ 020

（一）毛泽东时代行古“例”——守护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 021

（二）“走仪”：合二姓之好/ 029

（三）“黑婚时代”及“后黑婚时代”的“例”变/ 033

（四）结语：从“其叶蓁蓁”到“其根深深”/ 041

第二章 阴阳界/ 043

一、“共时态社区”：“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043

（一）从“帝制时代”到“后革命时代”/ 044

（二）同为天涯沦落客/ 047

(三)“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 051

(四)阴阳共此时,人鬼情未了/ 058

(五)结语:共时态社区/ 067

二、信则有,不信则无:女巫的灵力范围与兴衰周期/ 068

(一)天人相隔两茫茫/ 069

(二)“我本女儿身”/ 072

(三)神算不如人算/ 075

(四)各领神威两三年/ 078

三、祭神如神在:元宵集体仪式中的人神关系/ 082

(一)卜杯/ 082

(二)永进社的元宵日期/ 084

(三)接神/ 084

(四)“出郊跑境”/ 086

(五)“跑埕”与“收心落马”/ 091

(六)“议头”/ 092

(七)分“丁饼”/ 094

(八)余论:集体仪式中功利化的神人关系/ 095

四、稀薄的界面:游移于马、人以及神明之间的“均衡理性”/ 096

(一)紧跟娱神的步伐:从“使马”到“看马”/ 098

(二)千军万马来有踪:“出游”中的“马头”与“牵马人”/ 101

(三)春风里,马蹄疾:元宵中的“牵马人”与“马市”、“户下”/ 104

(四)马上不知马下情:“牵马人”与马、神明/ 105

(五)结语:作为母体的社会和文化/ 109

第三章 筑路:“权力的文化网络”/ 111

一、“合算”的“国家”/ 111

二、民间权威授权来源的缺乏及其力量的弱化(1949 年之前)/ 114

三、政治整合与神权复兴(1949 年至 1985 年)/ 121

四、民间权威与“国家经纪”的互动(1985 年至今)/ 129

第四章 “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141

一、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142

二、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144

三、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148

四、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151

五、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154

附录 乡土社会的“小写历史”：革命前及革命时期的孙村/ 156

后记/ 235

第一章 通婚圈·姻亲网

一、通婚圈：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

在孙村，“成人”（结婚）和“起厝”（盖房）是村人毕生的两件头等大事，被统称为“做乾坤”。如果说“起厝”完全取决于村人经济能力的话，那么“成人”的制约因素则远为复杂，其中包含丰富的人文信息。我选取“通婚地域”作为调查项目，目的在于透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乡村人文环境变化。

（一）孙村的乡土社会空间

1. 行政及地理空间

孙村距莆田市市区约 30 公里，位于平海半岛丘陵地带，前后临靠两个小海湾（俗称“前海”、“后海”），距“前海”（早在清末即辟为盐场）2 公里，距“后海”（20 世纪 80 年代末被围垦）不足 1 公里。孙村的东面为 9 座相连的小山（俗称“九山”），西面为 7 座相连的小山（俗称“七山”），高度都在百米上下，而且皆北起“后海”而南赴“前海”，东西山脉相距不足 2 公里。因此，孙村事实上处于一个四面为山、海包围的方圆约 6 平方公里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里。不过“山外有山”，在“九山”和“七山”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有同为南北走向的鹭峰和笔架山，海拔都在 500 米上下。笔架山的西侧为肥

沃的兴化平原（俗称“洋面”），鹭峰的东面为台湾海峡。可以说，上述 6 平方公里的外围也不失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

在莆田，至今仍流行“界外”之说。所谓“界”，原为清政府为剿灭郑成功部而在莆田沿海实施坚壁清野时所划定的界域。凡属坚壁清野范围的，即称“界外”。“界外”被当作贫穷落后和愚昧闭塞的贬义词。“洋面人”或“城里人”一直不屑于和“界外人”打交道。

不过，“界外”之说不全出于主观偏见。“界”即位于上述笔架山的东侧，那是平原与丘陵的交界处。“界外”历来地少人多，加上水源缺乏，丘陵旱地居多，只能常年以番薯（地瓜）为主食。一旦逢旱年，更是困苦不堪。此亦导致“界外”的文教落后，传统科举而取仕者少之又少。所以，孙村所处的“界外”之地，事实上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经济区域。

孙村目前属埭头镇武盛村管辖，而孙村又为邻近的东桥镇和北高镇所包围，其与埭头镇的“版图”并没有真正接壤。孙村的行政归属自民国以来一直变化不定。1935 年，保甲制度在当地推行，孙村属南美乡（乡部设在目前北高镇的山前村）龙东保（管辖范围为目前的东桥镇田柄村、北高镇山前村和埭头镇武盛村）；1940 年至 1949 年，孙村归埭头乡北渚保（管辖范围为目前的埭头镇武盛村和后温村）；1949 年短期归北高区；1950 年、1951 年，孙村又归埭头区湖渚乡（管辖范围为目前的东桥镇上塘村和埭头镇武盛村）；1952 年孙村改归前沁区（管辖范围为目前东桥镇前江村）；1958 年至今，孙村归埭头公社武盛大队（1982 年改称埭头镇武盛村）；据说，在 1985 年、1986 年间，又曾有动议把孙村所属的武盛村划归东桥镇，后因当时的村领导不愿重新投入“成本”与东桥镇领导“搞好关系”而遭抵制。

兹将孙村的行政归属变更情况见表一：

从表一可以看出，尽管孙村在近 80 年的时间里屡次变更行政归属，但是，其所有上级行政单位的管辖范围几乎都在上述 6 平方公里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之内，这说明基层正式的行政网络大体是以乡村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为基础的。

表一 孙村行政归属变更情况

时间	上级行政单位	上级行政单位辖区范围
1935 ~ 1940 年	南美乡龙东保	孙村、戴厝、田柄、上血、山前
1940 ~ 1949 年	埭头镇北渚保	孙村、后温、银兜、北渚、上血、戴厝
1949 年年初	北高区北渚乡	孙村、后温、银兜、北渚、上血、戴厝
1950 ~ 1951 年	埭头区湖渚乡	孙村、湖柄、汀塘、戴厝、上血、北渚、后温、银兜、汀坪
1952 ~ 1958 年	前沁区北渚乡	孙村、后温、银兜、北渚、上血、戴厝
1958 ~ 1982 年	埭头公社武盛大队	孙村、戴厝、上血、北渚
1982 年至今	埭头镇武盛村	孙村、戴厝、上血、北渚

2. 祭祀圈

孙村的社庙被村人笼统地称为“宫”。其实,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合浦里孙厝境永进社”,但这一正式名称只有在祭祀时才会被使用。此名大概是由明代的里社演变而来。郑振满在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后认为:“在里社演变为神庙之前,一般仍会保留原有的社名……凡属社、庙并存的村落称为‘境’,意指某一社、庙的管辖范围。”^{〔1〕}孙村所属的合浦里,有一座“总宫”,叫玉蟾宫。玉蟾宫的主神为杨公太师(即杨家将中的杨五郎),而孙村永进社供奉的主神为慈济真君,但孙村在每年元宵节绕“境”巡游的“菩萨”(村人对诸神的称呼)又唯独杨公太师,这正好可以看出孙厝境永进社从合浦里玉蟾宫“分香”而具有的从属关系的痕迹。

当年的合浦里管辖 7 个村庄,即孙村、吴榄、戴厝、上血、山尾仔、西浦、西卓,管辖范围呈长条形状,首尾相约 3 公里。这 7 个村庄目前分属埭头镇武盛村(孙村、戴厝、上血)、北高镇山前村(吴榄、山尾仔)和东峤镇田柄村(西浦、西卓)管辖,而当年则同属玉蟾宫的“祭祀圈”。

玉蟾宫成规模的祭神活动每年只有一次,即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庆祝主神杨公太师诞辰而演戏两日,经费由各村乡老向上述 7 个村庄的家户收取,不过没有定额,由各户任捐。“祭祀圈”里也偶尔有一些超大型的活

〔1〕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会空间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载王铭铭:《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4 页。

动。据孙村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回忆,大约在80年前,久旱无雨,玉蟾宫举行了一次“乞雨”。整个活动由各村乡老组织,每户至少出一人,并自备白纸糊成的旗幡,上书“苍天苍天”、“沛然下雨”、“天油然作云”等字样。一千多人的队伍由一名“总乡老”领头,一路锣鼓喧天,前往东距孙村约4公里的笔架山云霄岩“乞雨”。行至山脚,“总乡老”用一张矮板凳作辅助,三步一跪直至山顶。“乞雨”仪式完成后,各户又出钱在玉蟾宫上演“谢雨戏”。

当年与合浦里相邻的叫武盛里,其管辖范围为汀塘、湖柄、上塘、东湖、田柄、南北渚林、后温、银兜9个村庄,前6个村庄现归东桥镇,后2个村庄现归埭头镇。有趣的是,如今的埭头镇武盛村所管辖的自然村里,只有一个北渚(渚林的一部分)属于当年的武盛里。武盛里的“总宫”本来在北渚,但早已荒废。倒是在孙村东南面1公里处位于“九山”最南端的“九山白云洞”近30年来香火旺盛。“白云洞”的主神为卓祖真人。据村人称,卓祖真人“很显灵”。所以,“九山白云洞”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每年也都要演戏“谢神”,而所需经费由原来武盛里除北渚、后温、银兜、湖柄外的其他5个林姓村庄的家户分摊。这是一个新组合的“祭祀圈”。

与之相比,孙村所在的合浦里“祭祀圈”已式微。合浦里的玉蟾宫位于孙村西北1公里处的吴榄山上(即孙村西面的“七山”的最北端),所以也俗称为“吴榄宫”。1958年修建横贯莆田沿海的东圳渠道时,吴榄山被平,玉蟾宫被拆。20世纪80年代初,玉蟾宫周边的吴榄及上血村的一些热心人重修玉蟾宫。他们当时也曾在合浦里各村募集资金(委托各村乡老),但村民已无“合浦里”的情感记忆而反应冷落。因经费短缺,新建的玉蟾宫犹如一座土地庙,其规模还远不能与各村的社庙相比。玉蟾宫的地位事实上已降格为其所在地吴榄村的一座村庙。后来每年为了在杨公太师诞辰日演戏,请各户“乐捐”,但多数人不出或少出这笔钱,因为“合浦里总宫”的概念已模糊。在今天的孙村人看来,玉蟾宫存在与否已无关紧要。

原合浦里及武盛里属下的各个村庄,如今各自都有了香火兴旺的村庙,每年元宵日各村仅在本村范围内举行“绕境巡游”。如果说有“祭祀圈”的话,基本称得上是“各自为圈”。在大部分村人看来,只要“菩萨有